

陈
年

作
品

大奔客

未曾饶过的军营岁月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陈
梅

作
品

大奔客

未曾饶过的军营岁月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奔袭/陈俨著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6.8

ISBN 978-7-5474-1936-6

I. ①大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2842号

责任编辑 秦 超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160毫米×230毫米

16.5印张 250千字
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

定 价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序一 写出军营里的人性

陈俨将军的小说结集出版，我是它的第一位读者。

我与陈俨结缘于西沙永兴岛。其时，我参与的《走读大中华》摄制组走进西沙。当天下午，在陈俨担任主讲的西沙简介会上，我借着酒意闹场，“痛斥”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“过软”，让陈俨精心准备的简报数度被打断。陈俨始终面带微笑，带着一点揶揄的眼神望着耍酒疯的我——我们就这样相识。而之后几天的交流互动，我们对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遂成老友，至今仍保持着“淡如水”的友谊。

陈俨是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严复的后代，父辈也是军人，血液里流淌着军人的精气神，也有着大海蓝色基因的传承。他1969年参军，从士兵做起，完成了从士兵到将军的历练；恢复高考之后，他凭着小学学历，考上大学，并成为全军第一名国防经济学博士，他在军队院校从事教学科研，也在西沙等海岛驻守十余年，亦是海军亚丁湾第五护航编队政委，军旅生涯履历完整。我和他的接触过程中，对他的才

华横溢，以及为人处事的坚毅谦虚，一直存有良好印象。我一直以为陈俨和他的战友们，都是新中国海军里的佼佼者，代表着中国现代军人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新形象，军队需要他这样优秀的人才，却不料他在将近六十岁之际选择了退休。我虽然感到有点惋惜，但我很快就能理解他“激流勇退”的原因，并由衷敬佩他的选择。

陈俨是优秀的职业军人，四十多年的从军生涯，亲历过老山轮战，参加过抗洪救灾，上过军校讲台，守过边疆海岛，参加过亚丁湾护航，我知道他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里的建树，也近距离感受到这位资深军人的侠骨柔肠，我欣赏和领略过他摄影作品的精彩，却未曾想到，这位集经济学博士、高等院校教授、摄影家及军队高级将领于一身的陈俨，居然还喜欢码字，写起小说、诗歌、剧本，也还真像回事。

陈俨收入这部书的小说，创作的题材绝大多数是围绕军旅生涯而展开，笔下的主人公多半是军人和军人的各种社会关系。他的行文风格和他的为人处事一样，不做作不夸张不巧饰不华丽，娓娓说去，淡淡道来，有一点“白洋淀派”的风格，且多有神来之笔的喜出望外。我读他写的小说，竟会被其中的章节片段场景情节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数度哽咽，而难以自持。

描写军旅生涯的小说诗歌戏剧影视作品不绝于缕，总会让人觉得缺了点什么，刻意凸显“高大上”的诸多作品，总会给人一种似曾见过的印象，这是文学创作里最忌讳的同质化。我不能说陈俨的小说创作笔法功力已近炉火纯青水平，但最为难得的是，他写出了军人最容易被忽略的人性，正是这一种对人性的刻画，才使得他的小说以及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，鲜活而充满动感，就好像是我们身边所熟悉的朋友同学亲人故旧一样，是可以被触摸的，拥抱的，亲近的，展现的不只是文字的流畅优美，更多的是人性的光辉。大写的人，撑起了陈俨笔下所有军人形象的一片天地，这是陈俨小说集与坊间那些粗制滥

造，匆匆行笔，打着各种名号行走江湖的文字的大不同，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作者的价值观、世界观，以及他一以贯之的坚持和态度立场。

我郑重推荐这本小说集，不是因为我与作者是多年惺惺相惜的老友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军旅作品，能写出点人味的，能凸显人性的，能在字里行间唤醒良知的，实在还太少。

陈俨的小说集，提供了一个更加近距离了解观察军人风采的视角，我希望这部小说集能热卖，能口碑相传，甚至能成为优秀影视作品的范本。

是为序。

杨锦麟

资深媒体人，锦绣麒麟传媒创始人

于旅途中

序二 时代的健行者

梅雨天气的江南，烈日灼心，发肤生苔，但是薄阴微凉的早晨毕竟是美好的。

美好还源于早晨的一则微信，陈俨的作品要问世，嘱我写一篇序。

我了解将军的性情，所以不能推托，必得应承。

和刚刚打开此书的读者一样，我接信后也在想，作者陈俨是怎样一个人？他的身世、经历和秉性、志趣又如何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呈现？

这位军旅作家、摄影家、全军第一位军事经济学博士，耳顺之年还能连续打2小时羽毛球、畅游1万米的军中儒将，文与武、动和静、闯与守、藏与显、高蹈与平实在他身上都得到了极致的显现，而又如此通达无碍，和融一处。

于是我想到了一个词——健行者。

罗素在《西方哲学史》中，用人心中最深邃的欲望作为一把钥匙

来解开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。贪婪、竞争、虚荣、权欲，这是潜伏在人性深处的肯綮，人生行动的心理动因在兹，社会前行的潜在动力也在兹。普鲁士铁相俾斯麦有句名言“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”，而军队从来都是政治、社会系统的一部分。在上世纪中叶以降的政治环境下，铁打的军营更不是铁板一块，在陈俨笔下，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各式人等中的人性复杂而多元，伪饰与矫枉，偏执与狂热，软弱与无助，狭隘与无知……但无一不被激浊、膨胀、酵发，真与伪、善与恶、美与丑纠结缠绕，撕掳不开，导致社会的大恶和一个个人生的悲剧，而深植于人性中的美好如潜流在荒漠地下的甘泉、自芳于空谷中的幽兰，更显出高尚的品操和珍贵的质地，解人心语，沁人心脾。

作为战斗集体的一部分，陈俨惊叹于团体的巨大能量。但是个人一旦融入群体，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，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极端化、情绪化及低智化的特点。对此他保持警惕和反思。于是，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陈俨，便有了高瞻的目力、决绝的勇力和豁蒙的功力，那些被孤陋和愚昧所蒙蔽、被意识形态所过滤的时代的真相，那些被傲慢和偏见遮蔽了的人性的真实在他的笔下得以揭示和彰昭。

看陈俨的小说，仿佛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，任那个时代的咆哮和呻吟把自己淹没。轻浮的沉重，琐碎的宏大，近乎无事的骇人事件，如此平常习见却又如此让人怵目惊心，那些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近乎无事因而更为深邃和辽远的悲剧，像是一道从岁月深处奔涌而至的河流，清澈着，浑浊着，奔腾着，消隐着，冲撞着，毁灭着，长流不息而湮灭无迹。

记得我和陈俨曾在一起谈过，画树丛中的豹子，先要画全豹，再覆上树叶，而不是先画树丛再画豹，即使技艺再高，当移开树叶，也难以让每一片豹斑都在正确的位置上。时代和人物的关系也是这样。实际上，陈俨的小说借助角色编码和准确置中的情节作为缝接线，缀

合了时代和人物。陈俨曾在江南生活过，他的简练有力、带有速度弧线的文字，生接硬词、具有弹性张力的独特修辞，如同在江南画家陆俨少笔下并重的留白和墨块，既得浓绿重翠的自然意蕴，也有笔酣墨饱的案头趣味。

面对红尘扑面、让人心旌摇荡的瞬息百态，那些经不住岁月淘洗的事物不值得流连，我们更珍视其中内蕴的定力和不变的恒量。在这个既不见兵又不见马，却到处兵荒马乱的时代，如何坚持做一个人，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保持对爱的渴望、对世界的好奇、对知识的探索、对人类苦难的怜悯，过一种谦狂自牧、丰盈而不枯黯的生活。这是我和陈俨的共识。

格物无分动静，万物皆备我心。

回到自己的出发地，可以想清楚许多问题。海子说，远方除了遥远，一无所有。但我宁愿相信卢梭的话，现实的世界是有限度的，想象的世界是无际涯的。

守望海岛多年之后，陈俨重新出发。

他一个人，他独立成军，他浩浩荡荡。

我知道，前面的无边风景在等着他，等待他的发现，等待他的表达。让我们期待。

阚乃庆

江苏信息学院教授 高级编辑

2016年6月于江南腹地

自序 未曾饶过岁月

我敬畏文学。“文革”将我从小学课堂放逐，缺失了最初的文字训练。下河游泳，上树掏鸟，疯玩三年继而从军，因无幼功，早期家信便由母亲披阅改错再寄还于我。遇见能写会说的战友，打心里佩服，对将文字变成铅字的人更是奉若神明。于是，照葫芦画瓢地偷艺，却总也不成，即使在经济学专业研究小有成就后，也觉文学于我，在云在泥，无法企及——只剩了敬畏。

行伍一生，与文学无缘。操练、施工、战备、生产，生命的妆容皆为冰山铁马，长河冷月。然，没有断了阅读。人生日历一张张撕掉六十多年，行囊里总有文学的一角，梦乡中常会拿文字来咀嚼。我的军旅生涯因此有了铁马嘶鸣，冷月落霜，单色世界因文学而多了些斑斓和温暖——还是因为敬畏。

2003年年底，我赴西沙群岛任职。为了带领士兵开展写作，我“身先士卒”地写下了人生第一篇小说。那篇《第一百个黎明》居然变成

了铅字，还获了全军新作奖。几十年的文学梦想在孤悬海上的荒岛落下了一粒种子。在陆续刊发了一些小说和散文之后，我对未来退休的生活有了更加明晰的文学设想。于是，便有了这本集子。

即使有了这本集子，我依然不敢贸然说它是“文学”。我只是尽量地找回一些被我撕掉的日历，然后，拿出一张告诉读者，喏，当时是这样的。再拿出一张说，瞧，这哥儿们特有意思。这个集子中的所有故事和人物，几乎都是真实的——小李、老张、班长、连副、股长和参谋长……我记得每个人的脸庞、声音和举止，记得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。当然，我要把这些日历拆纺成线，编经织纬，剪裁、挪移、打磨和润色，以尽量实现文学创作的可能。

十四篇小说的时间框定，是我当兵初期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。我认为文学对于描绘或影响某个时代是十分乏力的，但，总有一种美好可以穿越黑暗与冰冷，她的名字叫“人性”。我想要写出那个时代的军营里，令人难忘的人性光辉与温暖。

我喜欢平易，直接，讲一段经历，说一个故事，因而不会跟“风格”较劲。如果你在文中读出了它的语气、情绪和表达方式，那就是我在说故事给你听，那便是我的风格了。

一个偶然的机，我认识了李芃芃——一位极具文学才华的年轻编辑。在她与她先生请我吃了一顿山东饺子后，我便被“绑架”了。在李芃芃真诚相约和一再催促下，我终因“人情难却”而提起笔来，开始操弄这个集子。两年多的时间里，芃芃夫妇、秦超编辑与我或邮件往来，或面谈巨细，他们开始对我“粗针大麻线”的活计大大肯定，接着又帮助我对每一篇作品精雕细刻，不仅成就了这本书，还使这一过程成为我文学成长的过程。我非常感谢这几位年轻朋友对一位六十起步的文学老年的尽心辅导！没有你们，便不会有这本集子。

宛柳大姐、西南大哥是最好的阅卷老师。他们不仅就文字本身给

予我巨大帮助，还为我的文学写作指引着方向。阚乃庆，一位学养极深的好友，在听了我的口头讲述后，曾专门为我推荐哈金等人的著作。在南京中山陵的阳光下，他细细地为每一篇作品把脉。还有秋润老师，她的灼见常常使我茅塞顿开。

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——一位早逝的军中儒将。我想告诉父亲，我当初就是进入了这样一种炼狱般的生活，但我没有消沉，努力前行，不仅完成了从中学到博士的全部学业，还实现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转变。我要感谢母亲当年为我修改家书。如今，八十六岁的她可以捧着集子细细读来，再拿红笔批改一遍。

我要感谢一路同行的战友们。不完全是因为这本书，还因为生命的陪伴与相扶。

我当然要感谢我自己。我惊异于自己从入伍第一天起直到现在，始终保有一名军人应有的激情。诚如木心所说，岁月不饶人，我亦未曾饶过岁月。

陈 悍

于三亚大东海

目 录

周股长的案子	1
大奔袭	10
犴	29
寻找丹尼	42
兵殇	58
“小常宝”樊红	69
五排长	87
心思	109
芬芳如雪	129
摸点	152
清明祭	163
阿炳	176
勋章（一）	197
勋章（二）	219
编后记	242

周股长的案子

周股长又约我去他家吃饭。

周股长是我们团的保卫股长，团里出个案子什么的都归他管。都说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几千号人的一个步兵团，大事小情的总也断不了冒个泡。每当出了案子，周股长就出马去办。他曾在军区保卫干部训练班学过几天，稍简单点的案子自个儿就破了，难点的还得请地方公安来帮忙。当然了，周股长能提到副营，多半是因为他案子办得不错，首长们对他挺满意。

也许是看我小，也许是我常常帮他冲洗办案的照片，每逢结了案，周股长都会把我这个报道组的小战士拉到他宿舍，开一个虎皮鸡蛋罐头，喝一点零打的地瓜酒，给我摆摆他是怎么破案的。后来他老婆随军来了部队，周股长就时常拉着我到 he 家里，让嫂子炒几个家常菜，与我这个忘年交唠唠嗑。周股长的老婆很是贤淑，长得也美俏，把她从安徽老家办了随军，是周股长多年的心愿。听他说过，老家有几个小混混总打他老婆的坏主意，不定哪天出了事，所以一提副营，就抓紧办了随军。嫂子话不多，每当饭菜上桌后，她就抱着个娃娃坐边上看我们吃，边听我们聊天，边嚼些饭菜嘴对嘴地喂孩子。

那天，周股长刚刚办完了团后勤部大车队的一桩小案子。

“你看，这是典型的监守自盗外加流氓成性。”他吃得热了，把风纪扣敞开，“喂马的你半夜里偷着吃点马料也就算了，还拿豆饼到老张头的小卖部去换饼干、换罐头。这也罢了，这小子还乱挂钩，拿豆饼去搞破鞋，勾搭公社女广播员。嘁，三下五除二就被我破了，百分之百……”他用手比画着切菜砍瓜的动作，边说边仰头喝了一盅，还用筷子点着一盘醋溜土豆丝说：“你吃你吃。”

我好奇他打算咋处理那战士，他老婆在边上插嘴：“咳，你能轻办就轻办，积点德，放人一马吧。”

周股长不耐烦：“还用你说？我这不已经网开一面了吗？”有了几杯酒，他话有点密，“我知道战士伙食没有油水，饿得慌，换点吃的不算啥。找个对象也是人之常情，谁到部队也不是出家来的。这不，主任一定要把他送回原籍去，我说这不行，那他这辈子就毁了，他又是初犯，处理重了回头再上吊死了就更收拾不了了。主任点头了，记过，调到盘锦农场生产连去了。”

我说：“股长，你可真仁义，把搞破鞋说成找对象。没有你，那小子可惨了。”

他看看老婆，得意地笑了，顺手夹一筷子菜要往嫂子嘴里塞，嫂子笑嗔着躲：“当小陈的面，没个正形……”
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周股长急火火地把我从床上叫起来，说有张底片要立即放大，破案要用。我边穿衣服边问：“啥案子，这么急？”

“公社照相馆的拐子说刚拍完一批退伍老兵照，其中有一个老兵一定要在照片上写下一句诗，说那诗好像有政治问题。拐子在把那底片留下来了，交给我们来办。”

我赶紧打开暗房，配制D72显影液和定影液。红灯下，那张照片逐渐显现出来——一张五人合影，顶天部位写着一行字：

我以我血荐轩辕

周股长和我都傻了，啥意思？看不懂，含义挺深哪！我俩一对没文化的，只觉得又是血啊又是轩什么的，像有一股子大抱负和大野心在里面。该不是有啥政治企图吧？我立刻认出照片上的五个人都是七连的老兵，而且都是四川老乡。其中有一个是文书，叫方蜀怀。

周股长老练地分析：“文书是文化人，八成只有他才能写出这种叫人听不懂的诗。就从这方蜀怀入手，百分之百！今晚去火车站悄悄扣下他的行李，重新打开点检。明天想法留住他，突击审问。”说到这里，周股长变得兴奋起来。我知道，在年底我们团能腾出两个正营位置的时刻，办下这样一个案子，对股长意味着什么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兵离队。全团官兵到门口列队欢送老兵。我看到方蜀怀从七连老兵的队伍里被带了出来，一脸不解地跟着周股长走向政治处办公室。没过半个小时，周股长沮丧地出来找我，说：

“丢死人了，差点没有让方蜀怀笑掉大牙……”

“咋回事？”

“一进去我还挺硬气，唬他，问他有啥事没有交待，他一脸的不知道。我就提醒他，是不是到公社相馆照相了？照了，退伍老兵都照了。我问他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儿？照相能有啥子出格的事儿嘛？我让他好好想想。你猜他咋说？”

我急着听：“咋说？”

“他说，你们干保卫的找我，不就是那点破事儿嘛，是不是怀疑我调戏那照相的了？股长，你说我这模样，可能吗？她一个拐子！”

我扑哧笑出来。

“我接茬审他。我说不是作风问题，是政治问题。你就没有在照片上想暗示点什么？想表达点什么？他说照个相就是留个形象呗，哪那么多说道？还能有政治问题？我说你是属蜡烛的，不点不亮啊。就

那啥，在照片上留字儿没有！我就直接挑明了。方蜀怀说留了，留的‘我以血荐轩辕’。那就是了，这留字可有点问题啊！啥问题？有点别有用心啊！说说，啥意思？”

说到这，周股长丧气地对我说：“小陈，知道啥意思不？”我摇摇头。

“那方蜀怀从行李里挑出一本《鲁迅文集》，翻到一首《自题小像》给我看。哎哟我的个妈妈唉，真是丢老人了。敢情那是鲁迅的诗词，是要报答国家的意思！”

我也跟着笑翻过去。

股长笑完了说：“方蜀怀是没有问题了，可我也不是没有收获——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。”周股长神秘地说，“你还记得去年的‘雪地反标’案不？”

我记得，大年初一早上在俱乐部门口的雪地上写着三个字——少奇冤，那是为刘少奇鸣不平啊，我还帮着拍照了呢。难道方蜀怀与那事有关系？

“方蜀怀应该没有关系，可那本《鲁迅文集》是一个叫江大彪的送给方蜀怀的，扉页上写着‘少年奇才方蜀怀留念’，其中少奇两字我记得清楚，很像雪地反标的字。”江大彪是四连副连长，去年底转业回江苏盐城老家了。

“我明天就去一趟江苏，非把这案子破喽，去年就够让我没面子的，折腾成那样就是破不了，这回我有把握，百分之百！”

周股长急急地让我再把那张反标案的照片放大一张，他明天就带着去找江大彪。

七八天后，周股长从江苏回来，又把我约到他家。这回嫂子支了个火锅，我和股长还是边吃边聊。

他张口就说：“江大彪是找到了，虽然他不承认，但我认定就是他干的，百分之百！可我下不了手了。”